

淮南武王墩墓首次揭开神秘面纱

我国考古发掘迄今楚国最高等级墓葬

4月16日上午,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“武王墩”重要进展工作会议在淮南市召开。作为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、等级最高、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高等级墓葬,淮南武王墩墓首次揭开神秘面纱,公布阶段性重磅发掘成果。

武王墩墓地位于淮南市三和镇徐洼村。1981年9月,武王墩墓被安徽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19年11月,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武王墩考古发掘计划。2020年,列入“考古中国”课题重点项目。2020年9月起,一号墓发掘工作开始。现在,已进入椁室内部的发掘清理阶段。

考古工作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,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、厦门大学、山东大学和淮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

队。通过近4年的持续工作,考古工作者对武王墩一号墓的营建过程、棺椁结构与丧葬制度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认识。

武王墩一号墓具有结构清晰、内涵丰富的独立陵园,包含主墓、陪葬墓及车马坑、祭祀坑等附属设施,是了解战国晚期楚国陵园制度的重要实证资料。车马坑位于武王墩一号墓西侧,南北长约148米,东西宽约14米,是已发掘探明楚墓车马坑中最长的一座。

武王墩一号墓为陵园主墓,位于陵园中心,是一座带封土的“甲”字形竖穴土坑墓。一号墓封土底部直径超过130米,墓口开口边长约51米,墓坑底部面积超过400平方米,规模巨大,是已发掘楚墓中最大的一座。封土呈现覆斗状,填土层层夯实、夯窝密集,有台阶21

级,是研究战国晚期大型墓葬营建工艺的重要标本。

武王墩一号墓具有极为复杂的多重棺椁结构。墓坑四角为填土,木椁室采用“亚”字型结构,椁内总分室九间,椁顶部覆盖竹席,之下以枋木与薄板依次交替,形成多层封护。这是目前国内首次见到的、结构清晰明确的九室楚墓。

椁盖板表面发现大量墨书文字,每块板上的文字内容不一、数量不等,大部分字迹通过红外设备可以清晰辨识。考古工作者已发现和采集100多句、近千字,是典型的楚系文字。结合文字内容和考古情境判断,其内容记录有中椁盖板放置方位和排序、椁室功能分区等内容,对研究楚国墓葬营建过程、职官制度、名物

称谓等具有重要意义。

目前,考古工作者已提取漆木器、青铜器等编号文物超过千件,包含青铜礼器、生活用器、漆木器、乐器、俑等珍贵文物。其中漆木器数量、种类都是空前的。东1室南端放置的大鼎粗测口径超过88厘米,大于已知最大的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(铸客大鼎)。

考古工作者认为,武王墩一号墓规模巨大、内涵丰富,应是楚国最高等级的丧葬礼制。其年代处在封建国家体系趋于解体、大一统国家即将孕育形成的关键时期,为研究周、秦、楚、汉历史演变和秦汉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及文化形成,楚国东迁江淮以后的社会生活面貌和历史文化图景,提供了系统性的科学考古资料。(张理想 柏松 晋文婧 陶妍妍)

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将举办

2024年“世界读书日”之际,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将于4月23日至25日在云南昆明举办。大会以“共建书香社会 共享现代文明”为主题,交流推广全民阅读工作经验,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阅读中来,进一步涵养爱读书、读好书、善读书的社会风尚。

据了解,大会将举办全民阅读系列宣传推广活动,深入探讨阅读与城市发展、阅读与民族团结、阅读与图书馆、阅读与生态文明、青少年阅读等话题。大会期间,还将组织全民阅读大讲堂,邀请知名文化学者开展讲座;在海埂大坝设置十里书香长廊、春城书市,为群众带来文化大餐,让群众更好感受阅读的魅力,激发全社会阅读热情。(李卓尔)



作者:奚晓文

行走在春风里(组章)

徐亚红(安徽)

梨园

越来越暖的风,携我进入春的深处。

在梨园,梨树挨着梨树,梨花叠着梨花,热烈而自得。我依着梨树,就像梨花依着树枝。

每一朵花都打开过花蕾,每一朵花都会凋谢,每一朵花都有涅槃重生的勇气。春风呼啸着走过梨园,打开一朵又一朵梨花,催开一瓣一瓣又一瓣,让它们在枝头绚烂,让它们如蝶般飞舞。一只只蜜蜂在花间翩跹歌唱,在这一朵花瓣上停留,又在另一朵花瓣上徘徊。

我在梨园深处,背负了一身贫瘠。看梨花万朵,蜜蜂万千。此刻,如果可以,我愿幻化出一场江南雨,在梨花带雨的梨园,轻轻地丢掉雨伞,在梨花纷飞的故事里,去寻觅属于我的那一朵。

你还在等什么呢?

若你爱上这梨花的素白,那就沉醉其间;若你爱上桃花夭夭,就约在江南的水乡,若你厌倦红尘喧嚣,那就择水一方。

不要把梦拖得太长,不要愧对这满园的梨花和拂面的春风。

桃花、残荷及红衣女孩

桃花开满枝头,村庄便情意绵绵起来了。一位红衣女孩在花间追着蝴蝶,一路的落花,在乌黑的长瓣上做巢。

春水深寒,残荷挺立湖水之中,枯寂无声。虽身姿消瘦,却坚挺直立;虽迟暮黯黑,却孑然不群;虽枯枝残梗,亦如日落夕阳,别样风韵。

飞鸟掠过水面,水面便散发了清香。一枝荷,到另一枝荷,一柄根茎到另一柄根茎,自水面铺了开去。

早春的桃花在如烟的春雨里,欲滴且妖娆。摄影师在岸边走走停停,红衣女孩紧跟着一只鸟进入深处,又爬上高处,镜头逐渐从桃花、梨花身上移开,聚焦着那红色的衣裳和那满池的枯荷。

“咔嚓”声惊飞了一群鸟,也惊醒了追逐的女孩。女孩的手指向村庄上飘起的炊烟,脸颊上飘着起粉红的桃花,她是不是也想把整个春天带回家?

空中的飞鸟,一会盯到桃花的枝头,一会落在残荷的梗上,又在柳条长长的缝隙里飞来扑去,说着说不完的话。

摄影师的镜头:桃花、残荷,红衣女孩,还有那剪开了柳枝的飞鸟的翅膀。

生命荣枯。女孩懵懂。一切都是恰到好处。

老街和少年

布谷鸟的叫声唤醒了春天。

春风惊醒了老街。那条麻石的石板路打着呵欠揉起了眼睛。老街自东向西,不长也不宽。雕花的木楼,灰色的土墙,黛黑的小瓦,木格的窗棂,在春天的黄昏里,一半是烟火,一半是画意。

一位身背画板的少年,沿着老街慢走,清脆的脚步声叩响了狭窄的天空。他一会儿东张西望,一会儿驻足沉思,那画板却未曾离开过他的双肩。

阳光把影子打在老墙上,春风把青绿送上了长满石松的墙头。少年的影子在石板街上被拉得老长,就像老街的历史,神秘而莫测。少年把身子和画板紧贴着老街,从东头到西头,从西头又到东头。他是来临摹的还是来倾听的呢?没有人知道。

也许,他是想把自己融入老街历史的烟尘?他是想把自己刻在老街的石板上?

老街的苍老和沉香在画里画外。也在少年的心头。

从荆楚文化到“淮楚文化”

——访淮南市史志工作者、文化学者姚尚书

“说到楚文化,我们一定会想到屈原的辞赋、楚人的舞蹈、楚地的民风,我们一定还会联想到800余年楚国历史,由‘荆楚’到‘淮楚’的嬗递。”4月15日,淮南市史志工作者、文化学者姚尚书表示,楚国由江汉平原一路东迁,最终以寿春(今寿县)作为最后的都城,书写了持续的辉煌,让我们至今仍感知到那灿烂的楚文化。

“荆楚”与“淮楚”是楚人发展播迁的主要过程。所谓“淮楚”是指楚国在淮河流域展开经营的一个历史进程,主题词是淮河,主要地盘直抵江左。楚人进入江淮,以其文化影响改变江淮土著文化,而寿春受楚文化的影响尤为深刻。

姚尚书介绍,楚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随着疆域的扩大,在进行文化传播的同时,也不断吸收地域文化,淮夷文化与楚文化的结合,形成了楚国后期有别于荆楚文化的“淮楚文化”,使楚文化形态更为丰富,魅力更为持久。

公元前241年,楚考烈王迁都于寿

春。楚辞的瑰丽文风也从江汉平原吹到淮河流域。汉代的文人继承了楚辞文风,并且有了新的发展。姚尚书介绍,汉淮南王刘安不仅喜爱楚辞,而且是辞赋行家手里,他主持编撰的《淮南子》,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,同时也是出色的文学巨制,现存二十一篇,以辞赋体叙事论辩,纵横捭阖,极富文学色彩。

“公元前223年,楚国灭亡,楚国贵族出逃后,散居四方,落户之地仍然不忘郢都。寿县、淮南乃至江淮间,出现了无数以‘郢’为名的村落。时至今日,这一文化现象依然在安徽省地名中得以保留。”姚尚书说,从方言来看,淮南地区有个边界清晰的“方言岛”,虽然地处江淮官话区,却顽固地坚持“h”“f”不分,这种语言现象,在江淮地区殊为罕见,而在荆楚广大地区则很普遍,这也是楚文化的鲜活留存。

俗话说: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。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,楚人并不太重视冠礼,而对于婚礼、丧礼、祭礼则比较重视,且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内容习俗。《寿州志》记载:“婚礼,论门第,辈行,重媒妁,通婚启,问名,纳采,动必遵礼;婚

绅有亲迎者,拜堂,合昏……”通过这些习俗以及相应的仪式内容的记述,仍然能够感受到楚人对文化习俗的坚持。

“为了楚国的生存,春申君胸中经营着一盘大棋:迁建都城、进占黄淮、开拓江东,为楚国寻求最后的战略支撑。”姚尚书说,春申君由寿春请封江东,营建城池、发展经济、惠及百姓,使江东变成楚国稳定的战略后方。在如今上海、苏州一带,春申君治理中江,疏通河道,抑制水患,种植水稻,政绩显赫,使江东地区成为楚国粮仓,“太仓”的地名据说由此得来,江东百姓因此对春申君心存敬意,为之立祠纪念。

从荆楚文化到“淮楚文化”,因为春申君的原因,寿春一头连接淮河上游的中原地区,一头连起了长三角地区。“《上海地名志》显示,黄浦江、中江、春申江、黄浦区、黄中路、春申村等,均为纪念这位开‘申’之祖而命名。”姚尚书说,2002年9月,在上海世博成功的欢庆晚会上高唱的第一首歌就是《告慰春申君》。追古思今,2000多年前的春申君,给如今上海这座特大国际都市,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和无法磨灭的烙印。(柏松)